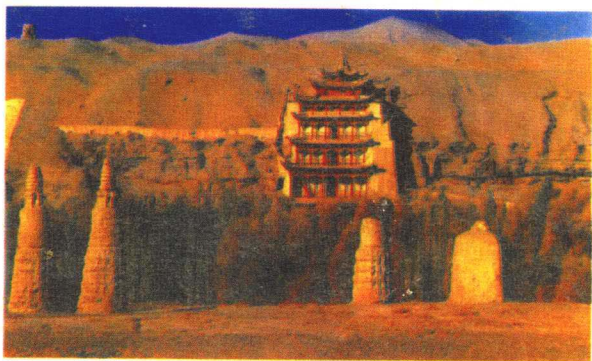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 / 季羨林



秋 海 棠

何其芳

•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秋 海 棠

何其芳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谷向阳主编.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3.3
ISBN 7-80606-247-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28483 号

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· 秋海棠 何其芳 著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封面设计:龙震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

32开 486.75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年3月1版第1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1-30000套

ISBN 7-80606-247-5/1·20

全套100册

定价:998.00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:季羨林

执行主编: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: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何其芳】（1912~1977）原名何永芳，四川万县人，幼时即喜爱中国古典文学，1929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。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大学期间在《现代》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，1936年与卞之琳、李广田的诗歌合集《汉园集》出版，1937年第一本散文集《画梦录》问世并获《大公报》文学奖。1938年《刻意集》出版。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，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，其间的作品收集在《还乡杂记》里。1938年夏去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并深入抗日前线，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，《星火集》和《星火集续编》留下了这些变化的清晰足迹。1944年~1947年两次赴重庆任《新华日报》社副社长等职，并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主要从事文学研究、文艺批评活动，并参加文艺界领导工作。其论著有：《关于现实主义》、《关于写诗和读诗》、《论〈红楼梦〉》等数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撰写有回忆性文章及诗作。1977年病逝。早期散文诉说自己稍纵即逝的思想片断，表现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内

心的苦闷情绪，艺术上追求诗意，情调隽永，词藻华丽。抗战后的散文一改秣丽精致、纤细雕琢的风格趋向单纯明快、朴实明朗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墓	(1)
雨前	(8)
秋海棠	(10)
梦后	(13)
炉边夜话	(17)
画梦录	(21)
哀歌	(28)
魔术草	(33)
迟暮的花	(37)
扇上的烟云	(42)
呜咽的扬子江	(46)
街	(56)
私塾师	(65)
老人	(72)
《刻意集》序	(79)
树阴下的默想	(85)
我和散文	(91)

墓

初秋的薄暮。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，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，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。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，阡陌高下的毗连着，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。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。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，野蜂的翅。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，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，从林叶探进来，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，摩着那白色的碑石，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：柳氏小女铃铃之墓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，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，从那茅檐下过逝的，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，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，和那濯过她的手，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。

她有黑的眼睛，黑的头发和浅油黑的肤色。但她的脸颊，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，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，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，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

着她的時候。照過她的影子的溪水會告訴你。

她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姑娘，她會說極和氣的話，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謙卑的地位。親過她的足的山草會告訴你，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請過的小蟻會告訴你，她一切小小的侶伴都會告訴你。

是的，她有許多小小的侶伴，她長成一個高高的女郎了不與它們生疏。

她對一朵剛開的花說，“給我講一個故事，一個快樂的。”對照進她的小窗的星星說，“給我講一個故事，一個悲哀的。”

當她清早起來到柳樹旁的井里去提水，準備幫助她的母親做早餐，徑間遇着她的侶伴都向她說，“晨安。”她也說，“晨安。”“告訴我們你昨夜做的夢。”她却笑着說，“不告訴你。”

當農事忙的時候，她會給她的父親把飯送到田間去。

當蠶子初出卵的時候，她會採摘最嫩的桑葉放在籃兒里帶回來，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，而且用刀切成細細的條兒去喂它們。四眠過後，她會用指頭捉起一個個肥大的蠶，在光線里透視，“它腹里完全亮了”，然後放到成束的菜子杆上去。

她會同母親一塊兒去把屋後的麻莖割下，放在水里浸着，然後用刀打出白色的麻來。她會把麻分成極纖微的絲，然後用指頭結成細紗，一圈圈的放滿竹筐。

她有一個小手紡車，還是她祖母留傳下來的。她常常紡着棉，聽那輪子唱着單調的歌，說着永遠雷同的故

事。她不厌烦，只在心里偷笑着，“真是一个老婆子”。

她是快乐的。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。

她是期待甚么的。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，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。她有做梦似的眼睛，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，或是辽远的，辽远的山以外。

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，她的发，她想悄悄地流一会儿泪。银色的月光照着，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，向它说“我是太快乐，太快乐，”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。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，有一点伤感在心里。

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，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。

她小小的侣伴们都说她病了，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，知道她的。“你瞧，她常默默的。”“你说，甚么能使她欢喜？”它们互相耳语着，担心她的健康，担心她郁郁的眸子。

菜圃里的豇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，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，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，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。

铃铃却瘦损了。

她期待的毕竟来了，那伟大的力，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，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，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。“不是你，我期待的不是你，”她心里知道，但不说出。

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，刚才吻过那小墓

碑上“铃铃”二字的，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，树下有白藓的石上，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。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，迷漠的望着。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，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，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。毕竟来了，铃铃期待的。

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？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，穿着燕翅色的衣衫？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，在她远嫁的前夕？

——个个春三月的梦呵，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，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，仍是盛开时的红艳，仍带着春天的香气。

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，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，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。

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，读了碑上的名字，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，说了温柔的“再会”才分别。

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蹰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。

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，和她的性情，她的喜好，如我们初认识，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。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，她最爱着甚么颜色的衣衫，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，羞涩的低下头去。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，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，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。

铃铃的伙伴们更会告诉他，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。

“她会不会喜欢我？”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。

“喜欢你。”他听见轻声的回语。

“她似乎没有朋友？”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。

“是的，除了我们。”

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这女郎。

“我有没有这样的荣幸，和你说几句话？”

他知道她羞涩的低垂的眼光是说着允许。

他们就并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。他向她说他是多大的年龄就离开这儿，这儿是她的乡土也是他的乡土。向她说他到过许多地方，听过许多地方的风雨。向她说江南与河水一样平的堤岸，北国四季都是风吹着沙土。向她说骆驼的铃声，槐花的清芬。红墙黄瓦的宫阙，最后说，

“我们的乡土却这样美丽。”

“是的、这样美丽。”他听见轻声的回语。

“完全是崭新的发见。我不曾梦过这小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宝藏，不尽的惊异，不尽的欢喜。我真有点儿骄傲这是我的乡土。——但要请求你很大的谅解，我从前竟没有认识你。”

他看见她羞涩的头低下去。

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，散步到夜的阴影里。夜是怎样一个荒唐的絮语的梦呵，但对这一双初认识的男女还是谨慎的劝告他们别去。

他们伸出告别的手来，他们温情的手约了明天的会晤。

有时，他们散步倦了，坐在石上休憩。

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要比黄昏讲得更好。”

他就讲着“小女人鱼”的故事。讲着那最年青，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，怎样忍受着痛苦，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。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，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，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。

有时，她望着他的眼睛问：

“你在外面爱没有爱有过谁？”

“爱过……”他俯下吻她，怕她因为这两字生气。

“说。”

“但没有谁爱过我。我都只在心里偷偷的爱着。”

“谁呢？”

“一个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；一个秋天里穿浅绿色的夹外衣的；一个在夏天的绿杨下穿红杏色的单衫的。”

“是怎样的女郎？”

“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；穿绿衫的有你的头发；穿红杏衫的有你的眼睛。”说完了又俯下吻她。

晚秋的薄暮。田亩里的稻禾早已割下，枯黄的割茎在青天下说着荒凉。草虫的鸣声，野蜂的翅声都已无闻，原野被寂寥笼罩着，夕阳如一枝残忍的笔在溪边描出雪麟的影子，孤独的，瘦长的。他独语着，微笑着。他憔悴

悴了。但她做梦似的眼睛却发出异样的光，幸福的光，满足的光，如从 Paradise 发出的。

1933 年

雨 前

最后的鸽群带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风里画一个圈子后，也消失了。许是误认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袭，或是也预感到风雨的将至，遂过早的飞回它们温暖的木舍。

几天阳光在柳梢上撒下的一抹嫩绿，被尘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，是需要着一次洗涤。还有于裂的大地与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。雨却迟疑着。

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，和雨声。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，从山谷返响到山谷，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，惊醒，而怒茁出来。细草样柔的雨声又以膏脂和温存之手抚摩它，使它簇生油绿的枝叶而开出红色的花。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萦绕得使我忧郁了。我心里的气候也和这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，一滴温柔的泪在我枯涩的眼里，如迟疑在这阴沉的天空里的雨点，久不落下。

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躁烦了，在不洁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。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。有的却倒插它们的长颈在水里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后，不停的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。不知是

在寻找沟底的细微的食物，抑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。

有几个已上岸了。在柳树下来回的作它们绅士的散步，舒息划行的疲劳。然后参差的站着，各用嘴细细的抚理它们遍体白色的羽毛，间又摇动身子或扑展着阔翅，使那缀在羽毛间的水珠堕落。一个已修饰完毕的，弯曲它的颈到背上，长长的红嘴藏没在翅膀里，静静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睛，仿佛准备睡眠。可怜的小动物，你就是这样做着你的梦吗？

我想起故乡牧雏鸭的人了。一大群鹅黄色的雏鸭游牧在溪流间，清浅的水，两岸青青的草，一根长长的竿在牧人的手里。他的小队伍是多么欢欣的发出啾啾声，又多么驯服的随着他的竿头越过一个田野又一个山坡。夜来了，帐幕似的竹篷撑在地上，就是他的家。但这是怎样辽远的想像啊。在这多尘土的国度里，我仅只希望听一点树叶上的雨声，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，也许会长成一树圆的绿荫来覆荫我自己。

我仰起头。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，落下一些寒冷的霏屑到我脸上。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，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怒愤，平张的双翅不动的从天空斜插下，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，而又鼓扑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。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，看见了它两胁间斑白的羽毛。

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，如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，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。

然而雨还是没有来。